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六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癸卯

余年來頗嗜金石文字頃晤長山司訓曲阜桂君未谷馥于濟南言及此桂君曾見城南某秀才家有漢碑本二一爲范式一爲元丕皆世所不多見者及余訪孔君葒谷于闕里則范碑居然在焉無意中忽經余眼可謂快事元丕碑葒谷響榻一本又有元氏近年所得漢永初四年祀三公山碑皆出以示余小說家謂京師人有眼福余一日而得見世所不易見者三焉亦可謂雙瞳

慶所遭矣　乾隆癸卯夏月廿二日

漢瓦當字跋戊申

同里趙君洛生䳷篤好金石文字自秦中歸篋中儲漢瓦當凡若干件摹其文得四十紙以詒余其尤罕見者一瓦十有二字爲小篆三行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中若星之列布者十旁有若藻形者四匡郭皆完好審厥形製其爲漢時物無疑也考瓦之著於錄者始宋敏求長安志所得僅五而已畢中丞之撫陝也所得乃三倍之載其文於關中金石志吾鄉朱排山先生更得二十有餘種亦云夥矣今洛生所得又倍蓰之好之深則其精誠所至鬼神若有以相之此非若鼎彝

壺鑑之屬之必待破冢而出也不貢於朝不登於貴人之筵爲物之所不爭茲洛生所以得據而有之竊居之士亦得相與摸捺而縱觀之其可寶貴安在其出鼎彝壺鑑下也夫瓦之爲質土也火燒之而後成而乃能歷千百年而不壞則當日埏埴之工良非後世之所能及然吾聞漢武起神屋以銅爲瓦銅之爲物不爲燥溼寒暑所變易宜若更可久矣然爲人所資以爲用故反不若此瓦之無用得以壽於今也夫銅尚不能久而況夫金鋪玉瑱之熣耀一時者乎噫當日之崇基傑構既已蕩爲寒煙而此片物獨尚出世間吾黨之士有與洛生同好者其必因之而發懷古之幽情可知已　乾隆戊

申開歲二日七十二叟盧某書

幽州昭仁寺碑跋 庚子

此碑在明正德時都南濠所榻本缺者僅三字今此本在嘉靖以後全缺者廿餘字然猶未至如近榻之剝泐更多也金薤琳瑯中載此文亦尚有可疑者如云得兵鈐於玄教吞戎韜於黃石今碑中教字已莫辨而起筆猶在隱見之閒則疑是女字之首又云軒轅五十一伐殷后二十一征案碑二十實作廿字而讀爲二十也又云豈止菌鶴短獨西鶼東鰈之貢而已哉案菌鶴短狗見周書王會篇今碑狗字已全缺意元敬時其匡郭尚在故誤以爲獨也又云杖錫四禪之林攝齋三朗之路

今朗字亦唯月字尚可辨余意必是三明用彼家語也凡此皆鄱氏傳録之誤也若碑有云坐予恩遊翠爲助翠嫣也置璽陳謙遜河爲讓則撝讓也此或皆可省文至於詳觀鄱帝則羣帝也高烽罷昭則能照也行挺作挺僧祇作秪得無筆誤有不及檢者乎書法端重而無板滯之病剛健而無險峭之失乃唐初正書之佳者以爲永興則未必然乾隆庚子在京師金氏出此見示臘月六日乃爲題而歸之

同州聖教序跋 庚子

此書風神俊逸而後記尤爲豪縱余友金賢村藏此舊搨本今在其從孫所出而觀之有諸草廬先生跋以碑

後題龍朔三年在褚河南已卒之後疑史或失其傳余細審之後所題十九字雖形模相近而神氣絕不相類兩朔字一月字與碑中日月二月明珠恆明等字其相去乃天淵後所書者拳曲緊蹙不可以混真當併後題褚公書十一字俱爲後來所加無疑蓋作書不自署其名古亦多有後人知其出於誰氏因爲之補題重其人則尤欲其名之昭著也若此者非歟所敍者共十八字攔手之譏近亦不可多得云庚子嘉平月七日書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甲午

閣帖刻於宋太宗摹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之登二府者乃賜之仁宗時板燬於火或曰尚在但不賜耳

歐陽集古目錄兩載其說而趙文敏謂元祐中親賢宅尚借板榻百本分遺官僚文敏書名冠一世又宋宗室所稱宜不妄世之言閣帖者主銀錠紋李莊簡言板完好時不用破裂乃用之則固當以少爲貴此本神采奕奕古色斑然自是宋榻中之佳品又第五卷末乃有一銀錠紋則去完好時未遠更爲難得但診其紙墨微爲不類耳其本每卷皆有雲間名輩印識一曰陸氏子淵乃文裕公深也曹氏相傳云本文裕家物祖某爲陸所自出故得之余按文裕著儼山書輯言閣帖火後已亾今有者翻本潭絳耳以爲文裕家物似乎考之未詳且家有神物而無一語及之豈未嘗以此爲眞本耶然陶

南村述劉潛夫之言曰今人不識閣帖某家寶藏皆非眞本卽非眞本而宋元間人已貴之如此何況又在數百年之後邪曹君其善守之

書黃長睿題跋後 戊戌

余借得廣川書跋凡數本有一本似爲妄庸子所塗贅引鳧之脛接貂之尾故篇幅加多焉他日余將卷而還之其人未去閒聊復一觀見中閒有三十三葉多署長睿父書蓋會稽黃伯思也其所著法書刊誤二卷余既錄之矣此則雜題書畫簡策而不著書名疑卽所謂東觀餘論余插架適無其書不能取以比對然餘論有二卷此尚有不盡者余愛其鑒別精審意辭方雅但鈔本

多誤字又有一條乃復見余爲訂其誤刊其復而錄之以附法書刊誤之後即目之爲長睿題跋他日得餘論改正之未晚也長睿自云勤於校書丹鉛不去手余於此殆庶幾焉

東觀餘論跋 戊戌

始余得雲林子題跋數十則無首尾意其即所謂東觀餘論者也今年夏歸杭州就鮑以文氏借得是書乃宋四明樓攻媿爲之訂正以付其子訥所開雕者卷分上下其上卷則以法書刊誤兩卷置諸首其下卷之末則幷他人之文爲長睿作者皆聯綴之不別標以附錄之名余謂法書刊誤當別出餘者乃爲東觀餘論其間或

記一時與友朋評論之語或爲辨或爲論或爲說或爲序跋大抵審正金石考核藝文歔班駮可喜攻媿閒爲指瑕然不以掩其瑜也書中多用古字其商山觚圜觚說有云與主爵相爲用爵古笏字見說文又見穆天子傳傳寫之誤離留爲二又以下曰字爲日字川本遂去此句此本不然但注其下云姑留以待知者此深得闕疑之義凡傳古人之遺文者當以此爲式不可以己所不知而遂謂世無知者使去其文則雖知其文義之不接續亦不能以意增矣余前所鈔錄者目爲長睿題跋今既灼然知爲東觀餘論但以物力之不裕不復棄前之所鈔而就爲補其首尾使成全書雖小不整齊無害

也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既望後二日書

書金石史後 戊戌

華州郭宗昌胤伯與盩厔趙崡子函同時人此書是其所著然未可與石墨鐫華方駕也書僅六藝之一考訂金石文字又書之末焉者耳古人說苟未嘗出所見正之足矣何至動出惡聲閒又雜以嘲笑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朱子通鑑綱目凡一年中再三易號者皆以後一號爲定此在一君之時斯可耳若繼世易代之際誠有不可拘此體例者故昔人已指其誤今謂紫陽不當去漢獻帝延康年號是矣遂謂其黷亂不經名不正言不順非所以爲紀載以一失而掩其全美可乎夫已既

識彈古人之失亦嘗思不以失貽笑後人乃今觀其書則紕繆正復不少如周冢秘天四字此成何語以爲出自元美郎不當述之述之而稱其善可謂知言者乎漢孔宙碑陰洪氏隸釋所載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合之正六十二人今不據此而但引用脩謂四十二人今所收反六十二人以此爲疑是昔人之失當駁正者彼反不能察也華山碑郭香察書昔人謂察書者察莅他人之書也東漢時尚少二名者此則相沿成俗使然非必猶遵莽制雖閒亦有二名者然殊寥寥見於容齋隨筆者祇可屈指數今乃引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

復名會宗是當棼世亦有二名且謂往牒二名不可勝紀謂無二名爲晉說無據可笑此又不足與之辨也後魏張猛龍字神冏既讀冏爲呼骨切則是篆之囧字說文作冏出氣詞也下从曰今乃云日出氣也此說則無所據余頗疑猛龍當本字神冏於名相配不知碑誤書耶抑傳本者失之耶字書中不見有冏字故疑之然亦不敢遽定爲然也其文筆拙澀沓拖姑不具論云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書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庚子

予昔在暨陽鮑君以文新槧是書寄予索序匆匆應之未暇閱也後至都門於黃崑圃先生所見退翁後來改

定本於卷首所云隨意讀陶韋李杜詩及韓歐曾王文者易之以宋儒之書其大指可知也近年又從楊文定公家見一本與黃氏本略同中閒比今刻本尚多數條今未谷所收者乃其元本有義門何氏手評兩公所見不同苟元物不可得見雖有精鑒亦惡從定其是與非乎元王惲秋澗集中所載元破臨安所得故宋書畫目此本附錄於七卷後在退翁甲申以後所著寓目記之前位置良是楊本亦有之總刻倣如後或補槧漸不可移其次第至書中所云資暇是唐李匡乂著後人始加錄字義門所云洞天清祿乃宋趙希鵠著其自序正作祿字義門不誤而今俗閒本概改爲錄字矣予於書畫

無所解聊以所知者附書之以釋觀者之惑

海剛峯墨蹟跋辛丑

忠介產自炎陬登朝直聲震天下至今猶重其名世因謂其書可辟邪以故贋作者亦不免金陵談茗村孝廉家有此冊爲公草書近體詩七言二首五言一首後題隆慶元年花朝前一日剛峯海瑞十三字茗村與其鼎彝圖書諸珍物寘置一所乾隆戊戌之冬不戒於火盡燬焉既而掃除餘燼獨得此冊於瓦礫中四緣皆焦其中間字獨完然無恙噫公正直之氣耿耿不可磨滅卽其遺蹟亦有鬼神陰爲之護持故能若是書法神采秀發光豔動人後來董香光頗近之未嘗見有峭厲不可

犯之色當與魏鄭公之嫵媚宋廣平之賦梅花作一例觀彼贋作者多爲粗硬奇崛之態以求肖公之爲人豈可與此同日而論吾疑祝融回祿亦自具有精鑒故因是以顯其奇也邪昔趙子固有落水蘭亭寶之逾於性命今談君之寶此燼餘更出子固上遠甚尾舊有圖記曰子子孫孫鎮家之寶此洵爲談氏鎮家之寶也　乾隆辛丑開歲五日在京師觀即題於元冊之餘紙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丙子

鹿門先生因其子令章邱爲手書訓之前後凡若干紙皆老成閱歷之語且欲其爲善無近名而美一歸之上其所稱引必本經訓更勸其讀兩漢循吏傳歷代名臣

言行錄眞西山所著二經與近代何元朗語林中德行方正二卷以爲出治之本先生嘗令靑陽丹徒皆有聲今書中猶以炫才揚己爲憾其商賦役一條云於我意不盡然然南北異宜不可卽以我言爲是而爾言爲非也其言藹然可掬後其子果以循卓聞先生是時年七十有三書初不經意而姿態橫生亘可寶愛今歸其從裔孫霞客所先生子名國稱書中亦稱其文可傳世惜乎今未之槪見也

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丁未

余家舊有鈐山堂集友朋見者輒命燬之何令人之深惡痛恨越數百年而猶未平一至於斯也椒山先生獄

中家書向於其集中見之復有專爲之版行者近年保定臬使代州郎君若伊詢諸容城後人手跡猶在爲鉤摹而勒諸石余得其本而珍藏之今此片楮亦楊公在獄中寄海鹽鄭端簡於南都者端簡復識數語於後其家亦世寶之乾隆壬寅乃歸於余友海寧吳槎客騫所新舊題跋甚夥其視此敝紙與夏鼎商彝等嗚呼孔雀雖有文章而人終畏其毒裒然鉅編徒足供後人唾罵之資余之不燬人之欲燬其異也將無同今槎客得此等墨復爲之裝潢而什襲之其欲爲壽諸貞珉之意亦豈有異哉夫非楊鄭之子孫而猶若此足以見公好之與公惡皆出於自然而毫不容強人亦可定所從已聞

楊公二疏稿亦尚在其後人所於戲亦豈可不謂之賢子孫乎

周忠介墨蹟跋丁未

隱汀絕望舟鶩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日落當栖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戊午夏日書於崇忠堂蓼洲老人周順昌

右周忠介草書五言古詩四韻後題戊午乃神廟之四十六年也越八年而緹騎之禍作矣委鬼作威羣小逞毒芝生於獄凡六而六君子遂并命焉公其一也嗚呼國事至此明之社欲不屋也得乎余向於吳中見一小幅畫亦公筆也老樹丫杈中危坐一人非如釋家所畫

羅漢相不解其所用意豈如古巢父之流歟今此書法宛與後來董香光相近而更加蒼勁正氣鬱勃自流露于行墨閒為吾姻家孫靜川宏智所藏假如不工猶將寶之而餘事況又過人如此靜川盍慎守寶焉萬勿為蟫蠧所齧蝕也　乾隆丁未之歲重陽日杭東里小生盧某跋

蕉隱亭記書後　庚子

古今富貴人所為園圃臺榭何限其能令人僂指數者幾何耶揚子雲祿位容皃不能動人而能著書以傳於後則草元一亭亦自千古吾鄉和靖處士逸致清機咏吟自適其所居百世下人猶增葺之若雲龍山人則又

託於坡翁之文以傳不朽者也國初長沙廖次裴先生名元度富於著述兼有能詩名其所居息機園有水竹之勝中有亭曰雪蕉此其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之微意歟其友劉裘客名友光爲之撰記而手書之去今百有餘年矣問其園則已屬他氏而此記猶在其後人湘渚孝廉所文與書俱瀟灑不羣見之者如親見二賢之高致即與夫斯亭之在廖氏何以異哉湘渚其善什襲之

茶毘羊記跋　辛丑

太原傅徵君於書各體皆工而尤長於篆隸聞有石刻四大冊今其石在太谷段氏或云在太原縣人家分析

零落其榻本不可得見李生德申得隸書茶毘羊記石本一紙以餽余文亦徵君所爲也前題眞山書事既新異文亦有致以眞書寫之文曰方山門未關時陰贇紡死生客未緣也日衆經行見羣狗子直寶嗥睨之一羊規寶入羣狗子格之嗥劇不退轉僧慈悲擁狗子去引羊入羊如少安隱謂逸諸牧豎曰有尋羊來云潘氏役塗次大恐怖幸生還許賽羊關帝明日且賽忽逸出廼至此請牽羊僧曰是羊逃死來道場有放生無殺生請贖之役曰李得罪關帝僧曰關帝在伽藍其禱而鬮之孥赫蹏寫一殺一不殺役鬮得不殺僧衆念佛役亦念佛如是願置羊常住去於是羊得大安隱常住例豢月

餘一夜無故殂大衆曰羊來有緣羊佛子普請律衆爲羊轉呪荼毘附普同後三行眞書律師海潤說因緣行師自聞煮茶居士高肖柴磨礱韻僧圓璽辯齋居士任復亨張敏同鐫隸蒼勁無近代人姿媚態可寶也六畜中羊似獨有知者嘗見類書中載王克王固黃載等事皆稱其跪拜求生而此更投佛地以幸免豈不異甚矣哉

書傅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辛丑

太原傅青主先生於書各體無不工其子眉字壽髦亦善書觀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隸郭有道碑尾可見已壽髦之子名蓮蘇字長芳逮事乃祖亦有祖風青主筆僊

時往往令其代作署己名非故舊其精鑒者亦莫能辨也今此卷乃臨大歐化度寺碑似不經意之作文多遺落而結體與歐亦不相似末亦署名曰山然其骨格勁峭形皃樸拙益見其妍故所謂粗服亂頭皆好者也昔子敬自負書過其父嘗拭去逸少所書壁而以己書代之逸少見之但曰昨眞醉邪子敬乃慙今二傅之作不知於青主優劣何如而家風要爲不失曹生敘五之得此紙也寶之與青主先生眞跡等誠不爲過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三立書院須友堂書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壬子

劉文正公手記一小冊恭以備隨

駕木蘭行圍之用其亦古者紡記之遺意歟公在朝介然獨立嶄然不滓人多憚其嚴正而延接士大夫又未嘗不藹然其可親也歲壬戌公考試中書文昭倖中選壬申入詞館公爲教習師在　上書房日亦常陪侍履綦及官罷南歸而公未久即乘箕天上音容遂邈不可即矣今覩遺蹟儼然如對古儀形昔司馬公作字必端謹公以暮年居政地兼數任尚能作此蠅頭小楷無一筆苟如此何相似也將由得聖賢持敬之力耶頃薄遊白下方訒菴觀察見示此冊勉識數語於後實不勝吾誰與歸之慨

跋梅二如所藏徐蘧州墨蹟乙未

近代以書擅名者多矣大率取法於唐更出入宋元明諸家其能溯而上之者蓋鮮此卷徐夔州爲中書舍人日所書也蕭灑閒靚如其爲人而運筆結體實有二王神韻長安歲晚人各有營乃獨泊然閉戶爲此冷淡生活其品高則其書安得不妙絕時流哉文弨於先生爲後進罷官後往還讌密別來三年於金陵見此卷乃梅子二如所珍弆者并言先生已成古人昔其遊處時有善繪者貌得先生及其長君之容閒旋見示宛然如生欲并裝置卷首嚮本一時偶然唱酬之事而羣賢相繼有作皆不勝驚羨者然先生尊而書之梅子又從而乞之此皆與晉人風致爲近余旣追和其韻又綴數言於

其後以爲若梅子者知先生之爲人則珍貴其書自當更倍於餘人也先生晚名艮號又次卷中所署名字在未改之前云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丁未

文弨十二年前曾爲二如題所藏徐公手卷并屬二如臨一本畀余竟不虛所請未幾二如下世余重是故人之筆且張徐二老一時韻事而得諸老先生爲之咏歌歎賞其事足豔千古因裝成一軸請二如之弟石居爲識數言於其上石居亦重出前卷示余卷中有文穆公詩即石居昆弟之先大人也憶余乾隆初方從師日下身亦爲童子師未能造大人先生之門然於邸鈔中時

見公之奏章公是時於卿列中未爲甚崇而敢言無所遷避已若是小子私竊宗仰者實久歐舫前輩爲龍眠鉅族是時宗袞方在

朝而蕭然無異寒素武進錢文敏與余同鄉舉同選中書其登第也先於余旣貴顯而不忘舊好也新建裘文達公爲壬申

殿試讀卷官余以是年登第以師禮事之有燕會必招余在座其卒也相傳爲江神主江寧之燕子磯云桐城王中涵戶部丁丑會試與余俱爲詩經分校官坐聯席相與浹洽者一月識其人朴誠君子也徐又次前輩乃書此卷者書旣絕倫且兼精岐黃術猶憶甲戌之春余

長男慶詒方三歲患豆創醫皆以爲結痂可待矣時余七歲女久病請徐先生入視先生見余男亦在牀出謂余曰君男之豆醫者以爲何如此證有吉有險有凶君男在險法中余始皇急就先生求良醫先生因命其長君鳳鳴旦旦來視毒然後大發於外爲手製善藥護其裏散其外又逾月而始愈今余男年三十有六矣向微先生安能至於今也今先生喬梓與五公皆不可復作而余以衰齡尚得撫遺墨而追舊游情景了了尚在目中誠知筆墨荒穢然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略識其概使來者得考焉余本不善書今更艱於捉筆因援余表姪王嘉容 士玉 爲書卷後時 乾隆五十一年良月之六

日也

題方訒菴昂會試朱卷後壬子

凡鄉會試之有朱墨卷也墨卷乃士子所自書朱卷則鈔手所重謄送內簾考校以定去取者也中式者取兩卷比對相符而後塡榜又待磨勘訖而後歸之禮部藏焉所司未有復料檢者其人後官禮部聞取其得舉之卷攜以歸而未有以示人者吾故雖聞之而未嘗見也今訒菴乃取其會試中式之朱卷而裝潢之吾得見之因以歎訒菴之大有異於常人也自德行道藝之書廢上之求士也以其言而士非言亦無由以進此其爲拜獻之資也重矣顧士當釋褐入官之後轉不自貴重其

言視之無異土苴然俗間相傳至喻之以敲門磚嚮其於修辭立誠之道何有殆不過揣摩剿襲徼幸弋獲而已志得意滿矣其言本無足重輕至已亦不欲復觀夫以終身之發名成業顯榮赫奕之美報一追溯其際遇之關鍵所取者惟在其言而猶不自愛是其於言也先已不誠而他又何望焉訒菴乃於其遇合之文珍重之如此此非遠異於恆流乎然訒菴何不併取其墨卷而亦裝潢之將無重襲雜沓中無可檢尋耶抑已爲識實者攜之去耶吾聞　廷對之卷亦皆在禮部其人後登端揆例當取其卷歸之謂其向所言者今舉以見諸行也訒菴大用必有日吾安得及見其數奏而更以谿吾

目也歷來闈中書手不能無訛悞其甚者至不能以句舉子畏其然常以利啖之以訶𢁡之貧亦不得免焉非然安能書之端謹若斯也向來分校者用藍筆十數科來始改用紫筆主司之用墨筆則新舊一也此卷流傳日久後人或有欲知典故者故復覼縷及之

德隅齋畫品跋丁酉

德隅齋畫品一卷宋濟北李方叔廌之所作也東坡嘗稱其文瀾翻不窮有飛沙走石之勢知貢舉日自偑必得而竟失之坡有詩自責見集中又哀其窮以玉鼻騂相贈今所傳馬券帖是其事也方叔所著名玉巖集李端叔之儀爲序今不傳此帙乃評畫者耳能知名手用

意處雖無題識而摹搨放像有以知同物而異時同形而異勢摹寫曲盡令人如將遇之誠善於言者也後言能畫不害爲貴人爲賢士是則固然然思唐中官傳呼宜畫師閻立本時則有藝又不如無藝之爲善矣此與圖畫見聞誌皆從金孝章俊明手鈔本傳出中有脫字及避諱缺筆一一仍之

圖畫見聞誌跋 丁酉

一藝之微莫不有法藝之精者亦可以取重於當時傳名於後世今名爲士人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悠悠忽忽以至終老不大可哀也哉畫亦六藝中書之流也余不善書而書之形聲略略能溯之余更不解畫而畫之

雅俗亦略略能判之使持是以斷名於世也吾固知其必無幸矣雖然舍此而求所以立者安在乎余甚自危而又何暇唯人之責也觀此誌中所載諸人其能事必不可以假借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必有其進乎此者而後可以不屑乎此也此書爲宋郭若虛撰常熟毛氏有刻本余未之蓄從友人處見吳門金孝章俊明手鈔本託友人爲傳寫以備插架之一種云

書格古要論後 丁酉

此書特游藝之資耳觀其辨器物之眞僞的然不淆若是噫豈獨物爲然哉其所以審善否考情僞者果何具也身也者表也學也者鏡也表端則曲直見鏡明則好

醜分不知務此而逐逐於物無乃適蹈喪志之戒乎雖然有卞和之璞而不之寶有干將之劍而不之奇不能盡物之理即不能盡人之情雖曰識小君子亦不謂其無益而可廢也今所傳本云是吉水王功載所增輯以余覩之大率坊賈鈔撮以射利者耳重複錯雜已疑非學者所爲而今所刊本更全不讎校字體惡俗甚且一篇之中首尾貿易不相聯貫豈非書之一大厄乎余以暇日依文尋之略得其讀爲校正之如右然余以衰白之年而乃爲此不急之務歟恐後人不嘉余之勤而轉得誚余歲月之空擲也余其何辭以謝

書五曹算經後 戊戌

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題李淳風等奉敕注釋然所釋者五曹次第之序而已疑當日尚不止斯也宋元豐七年與孫子緝古兩算經同雕版毛子晉謂其嶄楷精工眞希世之寶欲翻刻而未果今鮑以文氏縮爲小字版行之屬余爲校讎唯覆月田衍一字及方窖受粟之數其奇分有誤雖宋本亦爾然正不當沿習其誤也

聖祖仁皇帝時欽天監推測互異爭執所見朝臣不能定其是非

聖祖於是殫思研學精析毫芒遂有曆象考成等書以爲天下後世之圭臬而宣城梅定九於是時伏處草澤

亦復能薈粹古今中西之學而推闡之數學至今日舉天地人物精粗大小萬有不齊之品而罔有不該矣此區區者直淺以導夫初學者耳然唐時以算學取士故算書易以流通今之士習四子書外守一經有餘矣邊問此哉

朝廷鉅製卷帙重大旣不能家有其書而此五卷者簡約可循椎輪爲大輅之始誠哉不可廢也鮑子從若滅若沒之餘依仿宋本盡爲表章其用意眞絕人也故余樂道之　乾隆四十三年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又跋 辛丑

乾隆戊戌曾爲鮑氏校此書卽就改正矣今見館中本

復取而閱之余所校果不謬唯倉曹有一條其元本云今有方窖從一丈三尺廣六尺深一丈問受粟幾何荅曰四百八十一斛四斗奇七寸八分余以斗法只一寸六分二氂若奇數有七寸八分則又成四斗有餘矣當爲奇一寸三分今館中本尚仍其舊余乃更加覆審則奇七寸八分實誤也若七寸八分不誤則四斗二字爲誤衍明也此書與孫子算經皆得汲古閣影鈔宋元豐七年秘書省所進本故行款爲近古云首卷內腰鼓田鼓田兩條館校謂其術頗踈姑爲更定其法此當取其說以繫於後　乾隆辛丑七月十三日在太原記

弟子上元談兆華肇來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七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一

上桑弢甫先生書戊辰

文弨再拜楊許州至得先生書蒙示中州遊草一帙喜甚急欲知道途間事粗讀一過覺情景了了在目虎竹年少詩之工已若是霖濟彌途更唱迭酬興不少減有以知先生之樂也文弨自聞先生之教私願杖履所到必往從焉乃不意八年之久不得一覩事勢阻格不能自拔每至昔時講習之地思師友聚處之樂邈不可得未嘗不徘徊歎惋自傷年日以長而不能竟其所學若

何而可以自立也自先生之至中州也道里近音問可速達然知先生之於文弨望之深必將知其近所從事若何所得力若何其見於議論文字又若何而文弨之所大慙正在於此昔孔蕿嘗言仕有三亾而子賤獨否文弨今日不幸與孔蕿之言適相似也繕寫官書計字爲率日當得一千五百緐緐於此何暇爲學且古之爲貧而仕者蓋將以祿養也今文弨力不能迎養是以居常少歡文弨行能無似無以動人又不能求當世賢士大夫而與之周旋于然寡合以是益增其孤陋卽有一二志趣相近者又皆爲職事所羈束不得朝夕見夫旣無爲學之時又爲境所累而不能自力於學更無人焉

共勉於學是則終於失學而已矣此文弨之所以內省瞿然不能自寧者也近日略得閒可讀書然不能如古人專讀一書之法讀經亦兼讀史先爲之分句讀正譌脫偶有筆記非其大者以俟再讀然後求詳焉　內府校定經史善本非力所能購亦無從假諸友人至耳目所觸未嘗無勃然於中而欲宣者而弗工於辭不能達吾意之所欲云展轉移時旋即銷滅昔歐陽子嘗歎言之不可恃是固然矣然傳不傳雖不能自必獨不可藉以自娛乎其上焉者不可驟幾其次又以爲無益而不爲未見討之得也文弨竊有意於此而能厲其氣使弗餒者唯先生願終教之

與桑虎竹繩鼐書 戊辰

承示新詩若干首鋒鋭如干將莫邪何可當也持與此間知詩者共讀之雖足下進而未已無急於名然有美不彰吾之意有不安者非夫人之能重足下也實至而名自隨有不可得而終辭者矣夫詩之爲道非彫琢曼辭以取悅於世而即可爲詩也殆必由乎至性之所發而後乃爲眞詩今足下之至性吾見之於詩矣足下之侍親來河南也遇雨相失徬徨達旦此時豈有意爲詩而詩乃自然流出先生亦嘉子之勤而見之於詩者又彰彰焉然則子之爲詩皆發於性情而不能自已焉者固宜渢渢乎其可誦也文弨八年於外不得事吾親又

不能承其家學勞擾困蹐幾無生人之趣雖欲諧聲律工字句以自列於作者之林亦難解於至性之薄矣年來自傷貧窶無以爲養呻吟大息之作亦時有之然以視朝夕在膝下其幸不幸爲何如則其言之工拙固有不必較者矣吾是以甚慚於足下且常人之親願其子富貴而意已足也足下之親與吾之親所以願其子者雖得富貴意殊未慊也今吾獨營營衣食是急而不能盡力於古人之所謂學工爲文章時出一篇以爲親娛亦不可得足下其謂我何故嘗竊思之富貴命也學問則人所能自力耳然亦必藉師友之助焉吾欲於明年請假來河南既得聞先生之教又兼以足下自勵也

與薛澱山洪書　戊辰

文弨頓首澱山足下自隔晉問三年於茲矣足下具過人之才而復奮志於學得友朋之樂且不爲職事所羈則時皆我之有也足下之於學也其成矣乎嘗慨聰明有志之士世故不乏或爲外物所牽又無明師良友爲之助往往中道廢不克自振以可爲之時擲之無用之地其後雖欲勉自收攝求爲炳燭之明而精力已銷亾耳目已敗壞不能復有所爲矣文弨自少時即知學之可貴也足下從吾父遊吾父時時爲文弨稱說足下之好學則竝自激發不已足下與我相識意亦似可與共學時方汲汲於科舉之名私以謂吾姑取此而後從事

於學乃無分吾志然古人之爲學豈有是也此念一誤錄錄十年餘屢躓於有司之試一第曾不可得而學荒矣時已去矣足下前與我書教我讀書之道當動靜相調此朱子之說也吾受而謹識之第今所處有萬不能行者蓋人以讀書爲動而以靜坐時爲靜也吾則以應事爲動而以讀書爲靜靜坐時安有乎足下又盛稱田傳二君之爲人而樂與之友然則足下既得爲學之方其時又可爲又得同志之友相引翼學之成也吾爲足下信之矣懷土之念人情不免況此地二三好友逝者電滅在者星散吾安從得益乎與足下相見當不遠幸於諸君子前先道我願交之意他日談道論藝所與數

晨夕而其遊處者必於是乎取之矣道遠情長不盡覼縷

答陳微唐一傑書 戊辰

文弨頓首微唐足下令兄來 京得讀所惠書慰諭兼至足下之關愛甚深也文弨之試於禮部至是而四矣初不敢懷一僥倖之念以冀其或有遇也固亦嘗肆力於是而求正於先達卜所業之中繩墨以不其視昌黎之自謂可不學而能固大有閒矣今年所試之文頗小稱意而友朋亦雜然同聲許爲必售榜發被黜人或疑余之不能無慍然此之得失亦何足道余固不以是介介也有謂余者曰子之言不慍矣也子有親在而名不

成仕不達將何以爲親榮其焉得無慍是則固然然僕亦知其不必慍也何也凡售而顯擠於顯列不過數人而已其或不幸而旋降罷以去者比比也文弨不得進於是列職業易稱得安享其祿之所入且不至如古者鎖廳之法一試不中輒去官是文弨今日所處正吾親所得免於慮也而又何慍焉抑吾聞之荀子良農不以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學所以爲己也非爲人也如不得於名而不學是兩失也竊有所求安焉近者稍得暇取經史兼閱之以經爲律令格式而以史爲案辭此文弨近日之所爲學也然則謂僕遂無意一遇此亦不然要之固不足以是爲憂喜矣文字之敝近來爲

甚夫文將以言聖賢之言也而今乃以兒童駔儈之言雜入之而恬不爲怪夫兒童駔儈之言與聖賢之言豈待辨而知哉而世且寶貴之大可怪也昔曾子固不中而歸歐公爲文送之稱其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今僕非敢非同進也罪有司也恐後生狃於聞見且將爲人心風俗之蠹朱子所謂文字亦極有關繫者此也故願與有識者共明之非足下吾亦不輕以語之也

與張東之弟孟陽書　戊辰

僕在京落落寡交所敬事者惟長民舅氏一人而已自其以葬事歸後來京師過從益密方增益我之所不知

而督我之所不逮不圖天不假年中道摧折其爲痛悼若何可言舅氏生稟異資讀書能得古人之意爲文雅潔有法詩宗盛唐名家中晚以後纖佻修染之習勿屑也舊歲爲老親在堂思博一第與僕偕二三友人共攻應試之文而獨善僕之所作嘗曰文有俗韻雖工不貴也今吾與若庶幾免是乎同年王君立齋每見僕必云爾舅清羸如是而子與之爲文不休是速之死矣僕時以謂何遽如君言今不幸其言中然舅氏之死固不可謂死於文也其始病也貧爲之祟也其病之至於亟也醫爲之酖也舅氏善爲議論縱橫揮霍率嘗屈其座人與僕同居日常談至夜分不休母夫人遣婢傳敎止之

乃散去閒嘗與舅氏語相者謂甥年殆不滿四十倘其言信則爲期不遠矣舅氏笑而語僕吾與甥縱自知不及期頤耄耋猶當過强艾耳今憶斯言不自覺其驚痛之交集也將試之前月在同年祝君豫堂所會文旣成色慘沮不樂曰此不祥之徵也遂内其文不出而評隲諸人文字某甲某乙而謬賞僕文爲最末幾又集同人爲文是日僕苦思致不屬自知文不佳而舅氏之文先成狂喜自矜以爲絕調然僕視之實不逮他日所作因卽爲掎摭其利病舅氏頗不以爲然相搘拄不少下旁人幾疑其失歡然亦可見余兩人唯親厚無閒故若此也中閒遊從之樂頗多不能詳説舅氏爲人略見僕所

作行狀中已寫一通寄歸想見之也近者老幼八口煢煢京師南方無室屋可棲止勢不得不暫寄於此賴舊交世好之力稍可支吾目前過此則不可知也嗚呼舅氏之道誼學問蓋非獨張氏之良而已儒林中咸惜此人則羣從子弟其惋痛當更何如也人必聞正言見正事然後可成其德則如舅氏者方將以爲後生小子之所則傚而柰何其遽死也後起者爲誰柬之可不自奮耶文弨與舅氏親洽之至故卽一二瑣屑談諧之事亦有不能忘者舅氏旣自知死徵則日前之所以語僕者其毋乃故謬其辭以相解歟死非僕之所懼但懼無可以死者耳悢悢之懷言不能罄十一月七日文弨白

與備三大兄壽朋書戊辰

弟年來苦無暇日親知往還之書絕少精神疲於酬應遂不能強之復作人但知京官事簡外官事繁不知京官所治之事無有不躬親者非若外官之有佐助者也至若往來慶弔雖視其人爲繁簡然即至簡亦有不能盡絕者此亦何異於上下奔走之僕僕也故昔之爲仕者往往反致羨於山林隱遯之士爲之流連贊頌而不能已豈故爲是言以相謾哉彼實有所苦而其勢又不能毅然舍之而去乃不得已而宣之於言則皆其情也非僞也以大兄之才久困於鄉而不才如弟反得竊升斗之祿於　京師以世俗觀之鮮不以弟之所處爲勝

於兄然平心絜之弗如也兄未嘗處弟之境當不知弟之此言爲誠然近者以久次之故稍就閒地值纂脩玉牒得與於繕寫八人之列弟書不能工而能速以此獲少暇得以讀書昨歲聞喪嫂氏知兄何以爲情嫂氏之賢能以弟耳目所覩聞未有能過者也兄之廉介清苦而嫂氏安之以故不損兄之高兄之剛直易忤而嫂氏順承之無有違言之達於外以一人之身理中饋治女功兒女林立緝紉補綴敝而能完此豈世閒閨門弱質之所能獨任者而嫂氏爲之綽有餘力其安貧食淡盡罄其嫁時之匳而絕無幾微怨尤之色且不志非分之得至使童穉皆率其教人或與之果餌則慚此尤爲

難能也文弨大母在日嫂氏時以飲食相遺行步則爲之扶持大母念文弨在遠則哭泣又賴勸慰以解此更文弨所切切於中不能一日忘者也聞喪之日弟與弟婦俱痛悼累日盛德之所感如是念諸子皆幼其小者更難提攜相去三千里弟婦不能爲任撫育之勞常用內疚然諸子中後必有興者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憲觀書 戊辰

信至具悉近況甚慰遠念公事倥偬自倍於京朝官尚雖非履之而知然實信其難爲也難者咸謂京官貧而事簡外雖繁而祿入之數稍優差相當也今也簡者未必簡而優者亦豈優乎過奔走 殿廷職業之外無分

豪禆諠　國家誠不如得一令丞簿尉尚可以及民而為效於　國家也今石林所處則既尊矣而其及民之廣非復令丞簿尉之可比所以為民者即為　國也知石林之心亦惟知有民而已必不屑屑計及於祿食之多寡與憚其任之勞也汲長孺薄淮陽而欲為天子拾遺補過之臣今日居長孺所欲為之職者每多卷口結舌曠月踰時始摭一二瑣屑不急之事以塞責天子既已薄之而舉世亦竊相笑也既不可為名而又無以固乎其位吾意今之欲得淮陽者必比比也石林前以試當得御史而出外居郡若左遷然者然今則御史之能者乃得為郡耳不可與前時概論也勉盡職事

餘無他囑

與從子掌絲世綸書　戊辰

九月十六日得書知眠食無恙良慰余意書中具言近日讀書勤苦尤吾之所樂聞也但精神難支持亦不必勉強以掌絲平日善病恐過用難爲繼耳所疏不知出處及疑義若干條具荅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遭人而問少有寧日者也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邪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斬迷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疲雜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

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已經剪截割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貫曉析者矣今以學絲之質性日力計之吾不必詠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之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學絲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遠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

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縷析以荅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與金崞縣天來滿書 戊辰

天來足下別後久不得書事定劇也京官雖不若州縣塵勞然得閒亦絕少吾輩佔畢習氣至此皆不能不少損也此時冬寒日短從
玉牒館抵家大率已曛黑矣飯訖稍處分家事卽取舊

所讀書就燈下讀日力有限不能泛濫羣籍近來性亦厭雜聊濫故使不遺忘而已婦抱幼女在旁女半歲略識創目向予嫛婗欲語予取置諸膝女似喜讀書聲謂若予與之語者然久之漸不耐跳躍轉側不可抑按乃抱之徐徐行覆誦所讀書有不接續處即開卷正之腕力倦則還其母兒早睡予讀書至寢以兒醒索乳爲候則夜已過中矣偶有所見隨筆記之惜良朋在遠不能是正耳僕之仕不可以爲仕故第區區以其學爲學若天來所處則仕中即有學不必更求其所爲學吾於天來交最深相別幾一年寧無所以爲天來告者然以未嘗經歷之事憑臆揣度勦襲陳說指畫其如此如彼非

所謂強不知以爲知乎且天來明達果斷其於政體亦何待告也然則僕遂無一言乎僕之所欲言者欲天來爲所當爲而毋瞻顧牽制以入於揣摩之習而已矣蓋仕之通塞命也非人智力之所能爲也知其爲命則不足以榮擾而唯盡吾職分所當爲之事吾未見世皆以軟媚進而以正直退者也未見世皆以武健進而以循良退者也且觀天來已事之驗可以知命矣諸兄咸以甲科顯而天來曾不得一第豈其文之不若耶又嘗兩就榷鹽之職皆在選中親朋惜君之才咸以說沮君君前則以病辭後則吏部業以名上次日當引　見而適遇改期乃又以病自免當是時人咸私相指目謂以君

之才寧有不以文學顯者又有謂君於外吏第不就就則取之如寄耳君言語動作皆有矩度屢當主選者意他人皆不及君也會選人往浙江天來樂其山川風俗之美欣然就選期在必得既與矣復不得

命視天來意若不釋然其時吾亦爲天來曲解當必爲文學侍從之臣故且靳之於此以今觀之則凡人之所料卒無一當得失之際能自爲乎命之說夫人而知之而能言之矣然安之者絕少吾無暇援引古義卽以天來之往事思之安得不信吾言力從事於其所得爲而毋儆儆焉以所不能爲者自役則政之成也非天來所難矣迂愚之論謹以爲良友告幸亟采擇

與侍讀申笏山甫書 辛未

文弨趨走內閣忽忽已十年每欲撰舍人錄一書恨見聞淺陋又鮮同志之助久而未就近始見眞定梁愼可所著內閣小識差可見明末及國初制度不知如此等書世復有幾當訪求而專輯之博洽如笏山當有以誨我所不逮也文弨之爲是書祇就見在職分記載且錄今昔凡爲是官者之姓氏其行事可考者幷附著焉固不敢旁溢一語於其外也雖然必使後世循其文而考之可以見政治之得失焉相臣之優劣焉其一時風會俗尙與其人品行之高下美惡皆可燭照而數計則其書乃不爲徒作歷代之設是官皆稱淸選諸曹簿書

期會日不暇給而此官尚不爲吏事所拘得以餘閒誦說先王之詩書參稽國家之典故以謚厚其所植而爲有用之器夫官位中無事而食祿者莫如詞臣而人不以爲非也居其官者亦未嘗見其有不安之色郎君相亦不以事之不當爾而欲以職事縻之然則職事之閒劇惟其所處固不能一槩也今舍人之官幸處於閒劇參半之閒然以今較昔業已稍稍繁猥苟職事粗舉似不必一切以吏道繩之至使　國家養士之優待士之寬百年來相傳之厚意一朝而漸滅殆盡則其所傷者實大僕又聞之舊章者不可改也昔之所行今亦踵而行之耶人主不得以其意輕易變更而況其下乎

故事　殿試執事止八人今科忽增二人又易其次序詰其故則曰中堂之意將使壯者任其勞焉夫凡百差遣皆擬議而後上何獨於此稱中堂之意乎夫勞逸之次先後以序曩吾與笏山儼直之時亦勞甚矣未嘗求助於前人今亦不當爲後人任其勞夫苟以朋友之情言之亦何所不可然於　國家之事體則非所宜也事無定準則趨避生趨避生則爭競興而雅道壞苟推其所由來咎不得不有所歸矣笏山達於大體必知非僕一人之私言如其未是尚明教之

弟子旌德黃朝俊冠英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七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二

上黃崑圃先生書　庚午

士之能自守者莫不以有求於人爲病雖然此但謂不當爲流俗人之所求耳若士亦有士之所當求者如必以無求斯可爲士此蓋狷狹之行非宏通之道也文弨弱冠來京師三年而歸歸而復來迄於今且十年矣官司之長及舉主歲時隨例往投刺而已未嘗一進謁於其庭也其餘王公大人之門未嘗有文弨之迹焉此非敢薄當世之王公大人爲不足事而故以偃蹇爲高也

流俗之所求固斷然不爲然使見之也不以事請問而
進欠伸而退其所言非性命之理非當世之務非有拯
解之獲而疑義之析若此者雖不爲流俗人之所求吾
猶恥之若文昭之所求則有在矣家貧不能得書自來
京師卷軸諠少讀班范之漢書欲求荀袁之紀以證之
而不可得也讀歐宋之唐書欲求劉昫之舊本以證之
而不可得也借之友朋皆相笑以爲不急之務此其所
憾一也家君在南方師友亦皆遠隔每有滯義輒錮於
胸中積日不得豁然見前人議論之未是者竊欲更張
之深懼不知而作所謂見螳螂之在前而不知黃雀之
隨其後苟不就正於有道終不可信然竊觀士大夫間

類皆勞勞於職務而無暇為審定焉者此其所憾二也若是則文弨非無求也患其不得所求也先生以高才早掇巍科復從師問學無絲豪自矜意既而敭歷中外為朝野所共欽懸車歸里猶日以友朋書籍自娛奬引後進客至不啻於門文弨懷企久矣而以無介紹之故不敢以褻見今者猥辱令子侍御君之下交而又示以賢孫之文夫交其子孫則必登堂而拜其父祖禮也況先生更文弨之所願見者哉夫少而不事長賤而不事貴古人以為大戒碌碌於世而不為有識者之所知亦士之恥也以先生學行聞望何可不見且里居則既無職事之勤文弨雖數踵門亦可無流俗人之嫌是以

一旦舍其狷狹之行有此請焉謹先獻所爲古文若干首漢書續考證三冊幸先生不棄而辱敎之且出其藏書以示之則文弨之所求庶幾大慰

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甲申

日承尊諭以所著五禮通考雖已刊刻完竣未即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爲善文弨學識短淺誠知不足以副諈諉然先生之虛懷爲已至矣繙閱之勞所不敢辭謹就愚見似其中尚有可參酌者數事輒疏左方呈覽伏乞恕其狂瞽或有一二采擇不勝幸甚　文弨

尊案云鄭氏注經文天帝名目錯出一天帝也曰北辰

燿魄寶天皇大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一天而數名又謂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一號而二神一五帝也曰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一感生帝也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隨文而屢變

文弨謹案康成六天之說雖參錯屢變然約其旨歸不過北辰耀魄寶及太微五帝二者而已上所議一號而二神者是也至五帝之名則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之屬蒼赤黃白黑卽木火土金水之五德主東西南北中之五方異名而同實者也唯感生帝則隨代而易周木德蒼帝之精故以靈威仰爲感生帝殷則以汁光紀禹則以白招矩五德各當

其方而當代祇一感生帝是不可謂之屢變

書類于上帝蔡傳其禮依郊祀爲之尊案云類之名義諸解皆不若鄭注之確故朱子書集傳取之以授蔡氏也

文弨謹案下文又有尊案云經言類祭不外陟位行師巡守諸大事皆義類之正大而不可以已者然則類之爲名或亦正其義類而告之之謂乎若以類爲依倣郊祀則旅亦未嘗非依倣爲之也云云據此則此處尚未可遽以鄭注爲確也

禮志壇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尊案云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七爲誤字顯然分之

爲三當作每成七十二尺亦刻本誤也但三成共二十一丈六尺何乃太高亦不可考

文弨謹案每成二十七尺此似非誤意此下或尚有脫文考前後制度多言十二陛陛七十二級三成陛級之數合之適得乾策然則非言每成有七十二尺明矣葢每成二十七尺已比舊之高加倍有餘舊每成高八尺一寸無遽加至七十二尺之理但當以爲文有脫誤可耳或總字誤當本是級字

後漢書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外一段至三時不迎尊案云此永平以前舊制劉昭以其不成禮典故祭祀志中列永平迎氣五郊之禮於前而附此於下卷

之末

文弨謹案祭祀志末所載靈星先農風伯雨師及此迎春一條皆縣邑之事故不備禮且不言郊而言郭外若天子國都則永平以來即有迎氣五郊之制本之禮識月令又采元始故事爲之則知非永平創造可知矣迎春一段不紀年月不可即斷以爲永平以前舊制如此而後乃改易也今州縣亦止有迎春一節此即古法之猶在者又案後漢書附見諸志皆晉司馬彪續漢書中之志梁劉昭注以補之故題曰注補毛氏汲古閣本猶然近乃改刻作劉昭補并注此大誤不可承用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星辰注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辰卽二十八星也尊案云星兼經星緯星而言辰天之無星處皆是是以日月所會大略分之則爲十二次耳非卽指二十八宿也

文弨謹案二十八星皆日月之所經一歲之中凡有十二會故疏又云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蓋專言星則可以兼經星緯星此以星與辰對故注一主緯一主經也若邵子言天之無星處皆是辰此別一義而以施於祭祀則不合何則太虛之中坱兮無垠旣祭天矣又祭其無星者此何義也若謂大略分之爲十二次則舍

二十八宿之外不聞又立娵訾之祭降婁之祭諸名目也又尊意以北辰辰之最尊者並無星象亦不在二十八宿之內爲證竊疑北辰雖無星象然天之樞紐確然有可指處鄭氏旣以北辰耀魄寶爲上帝故此不具列耳若日在營室日在昴旣已確指其星爲日之所在而猶不謂之辰轉求之杳冥之處恐未然也餘星不謂之宿而唯此方面各七者謂之宿宿卽次也次十二而星二十八以所會包所經也若過泥無星一語則水星又何以謂之辰星大火又何以謂之大辰中庸日月星辰何以總謂之繫於天乎此猶儒者以天爲卽理也而要不可以理爲所祭之天所

謂言各有當也觀下條尊案所云取附近之星以相

識別是已洞悉其故而猶引無星謂辰一語竊謂當

幷去之爲是

尊案云太歲之祭或以爲木星或以爲十二辰若云木

星則即五緯之一而非別有一神若以所行之次每歲

一易者當之是即十二次是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又

非別有一神也

文弨謹案周禮保章氏十有二歲鄭注云歲謂太歲

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

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又互見太

師注假如元枵子星紀丑析木寅大火卯壽星辰鶉

尾巳鶉火午鶉首未實沈申大梁酉降婁戌娵訾亥此十二辰之建乃左旋也若子爲星紀丑爲元枵寅爲娵訾卯爲降婁之等則右旋之辰也馮相氏旣言十二辰又言二十八星疏以辰爲子丑寅卯之等是又與十二次之爲辰者別也太歲之祭雖始近代然考之於古太歲實非歲星又非二十八星明矣敢獻其所聞

王舜中劉歆

文弨謹案漢止有王舜無王舜中考漢書王舜下接以中壘校尉劉歆陳氏禮書誤以中字屬上其實當時尚少一名也

尊案云夾室之制孔仲達謂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鄭康成又謂房當夾室之北

文弨謹案鄭在孔前文勢似不應爾竊以實同名異之語雖見孔疏而實創於孔安國陳氏禮書所引可證然則仲達改作安國可也

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注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文弨謹案周禮祭祀共冰鑑下云賓客共冰此注九字單釋下句非釋祭祀也祭祀共冰鑑何云不以鑑往祭祀自有主者何云嫌使停膳羞此注應刪去并下疏二十七字亦當刪

蕤賓又下生　大呂又上生　夷則又下生　夾鍾又

上生

　文弨謹案蕤賓係重上生此卷內後所載鄭康成語不誤此處四字上下俱當互易朱子鍾律篇及徐氏

　萬卷堂周禮本皆不誤可證也

尊案云蔡氏以九起算非止得太史公之法實黃鍾律度爲萬事根本之妙藴也黃鍾以九爲本以三爲用神明自然乃造化之奥機其所謂九寸者不過假尺度之名以紀損益乘除之數而與尺度之積十爲分積分爲寸之寸截然不同朱子謂爲假設之權制可謂得其意而與史記注合但此稱其數整齊簡直過於鄭法之難記而易差不知黃鍾自然之數妙合天成是以生律生

聲極其所至而無不通若鄭以分寸審度之法拘泥推測不但與律度之本旨霄壤懸殊即其算數已難記而不可行矣嗚呼黃鍾之藴朱子且未能盡窺何怪算數家紛爭執礙揣摩擬議而成萬世不決之疑也非大聖人孰能冥悟神會而與於此哉

文弨謹案朱子謂十二律之數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且謂鄭法難記而易差竊嘗求鄭氏之法止是三分之數與史公合未見其積十爲分積分爲寸與史公異也何也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以三分爲寸也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則是以九分爲寸也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是以二十七

分爲寸也推之至於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與史記生鍾分酉之數合也無射之分數卽史記申之分數也夾鍾之分數卽史記未之分數也夷則之分數卽史記午之分數也其他莫不皆然鄭何嘗拘壽度之法而以十爲分積分爲寸乎夫史記自子而亥極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數亦可謂多矣而不患其難記者其法不過三之而已其實則倍之四之而已又何獨於鄭而以爲難記而易差乎史記卯二十七分十六與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合也三爲一寸十五爲五寸尚餘一故云三分寸之一辰八十一分六十四與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合也九爲一寸六十三爲七寸尚餘一故云九分寸之一以此推之莫不皆然則史公鄭氏一以貫之朱子此論恐尙未可以爲然也

史記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

文弨謹案此段史記各本皆然其實誤倒案雖萬世世不軼毀當在今始皇爲極廟之下觀下文云自襄公以下軼毀便知此句之爲誤倒明矣

宋史禮志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祔享有司言孝章正位中壼宜居上室懿德追崇后號宜居其次詔孝章殿室居懿德下尊案云孝章祔享乃祔於孝惠賀皇后

之別廟也太平興國元年太宗懿德符后巳先祔其廟故孝章祔時有司以居室之上次爲論但孝章乃太祖之繼后懿德乃太宗之繼室以兄弟之序君臣之分而言俱宜以孝章居上室今乃易之亂其序矣

文昭謹案以太祖之繼后降居太宗繼后之下其爲悖禮夫人而知其不可乃當時後世俱無議論及此者竊以眞宗嗣決不應有此事禮官趙湘請以眞宗本生母元德太后祔太宗廟室眞宗曰此重事也俟合禮官議之又越三年始因羣臣表請而後從之則其必不以私情而黷禮之大分可知矣然則禮志何以云爾乎曰禮志之文殆有譌誤若懿德先祔孝惠

之廟則以孝惠之未嘗一日居正位者而懿德且爲之屈矣何獨不居於孝章乎若懿德先已居孝惠之上則其失已在前不待至此有司始議其先後之次也兩者俱無所處竊意禮志之文當云有司言孝章已正位宜居上孝惠係追崇宜居次詔以孝章殿室居孝惠下兩孝惠俱譌作懿德者蓋轉寫者見下有懿德居上及懿德居淑德之上之語文相附近故譌耳且卽以懿德居淑德之上一句考之若如禮志譌文則孝章居懿德下居淑德上乎抑幷居淑德下乎不應止以懿德爲言也如此大舛錯而無一人言者有是理乎故知兩懿德字皆兩孝惠之譌觀後文所

引神宗紀及玉海等書皆以孝惠孝章淑德章懷連
稱卽可知當日之誤矣

尊案云斬牲之禮行於京師都試之法行於郡國

文弨謹案劉昭注續漢志云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
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
曰乘之是都試不但行於郡國也晉書禮志載魏國
有司奏漢西京惟十月都講亦其證此乘之之名似
不可不載入又案晉書禮志雖與續漢志相同然以
賜武官下當與武官二字六十四陣下續志有名曰
乘之四字尤詳備惟天子下車一段當仍之亦見續
志注

尊案云夏小正緹縞傳末有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十字殊不可解朱子儀禮經傳移在夏小正篇名之下戴氏震考正以爲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校書者誤編入此其說極確今芟去

文弨謹案此係戴君初說嚮曾與論及此殊不敢以爲然卽朱子所更定亦有未安旣而戴君精思之乃知舊本非誤其讀當於何以謂之句斷小正以著名也六字爲一句此於本書亦有例因爲歎服前人之不得其解者止坐句讀未明耳今新刻大戴禮卽從戴君後說此條亦宜改正緹縞注下應增入十字

寄孫楚池師書 丙申

曰承手示論近今人士學不如古者有二弊一則貧窶所累不能不以衣食分其志一則爲學使者不能衡鑑惟允取通經學古者以風示之夫士也旣處不能專精之勢而所以應上之求者又可以幸而得之此所以樹學能文之士蓋千百人中庶幾一二而猶未可必也茲言可謂切中近時之弊夫伊古以來士之能自立垂名聲於後者惟貧士爲獨多其當大任而著勳績者尚已卽以文士中求之傭賃樵牧織簾鬻畚然荻照雪聚螢抱大者比比而是安在貧之不可以蓋厲所學耶竊謂近今之弊尤在乎志節之不立風操之不振故中材以下以貧爲病而墮其守者有之矣蓋不獨役役焉惟治

生之是急也亦由上之人不能貴士而遇之以禮偶有微忤輒欲借之以立威而摧折之唯恐其不至於是士之自處也亦日賤所憂不徒枉學之不專文之不工而已旣不知學則益不知古聖賢之志節而冥冥以行不得志猶未甚害也使其得志其害可勝言哉至於學使者之於士未能如古者敎之之法也所衡者文而已而文實可以見學學非徒記博而誦多也理則昭昭然法則秩秩然其辭氣溫溫然浩浩然皆不可以襲而取也今父兄之望其子弟鮮不務爲速化之術矣然以其文與老成積學者較蓋如朱紫玉石之不可以雜糅也乃或貴紫而賤朱寶珉而弃玉速化者有效而積學者無

功嗚呼於此有人焉廸後生以窮經研理之事鮮不以為迂矣更抗之以聖賢誠正修齊之法則卻行而退耳其弊蓋非一朝夕之故也若爻貂所業則在雞鳴之三章矣在鍾山幾五載幸有一二同志信而從焉至於漸染俗學已深者殆終不能變也始爻貂初至時肄業者百數十人今則倍之矣每課必卷卷而評校之但苦年力漸衰精力不及而實不敢以慢易處之是以幸免於愛憎之口每思人當中年以上讀書實難唯童髫穎秀者可教之以五經為根柢庶有異於俗學之陋而不貽終身之悔恨與前學使者言之因選得四五人皆年十四五新入學者送院受業每月定期考校者六次為之

析疑陳義且察其成誦以否而究竟能副所期者絕少雖至今羈縻弗絕然窺其意念似終不若時文之可悅高者亦不過諧聲屬對為詩賦之用而已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信然乎文昭家貧唯仰束脩所入故不能辭講席而不居然亦非徒食也所梓書院諸生課義二冊呈覽其於吾師公正論文之旨未知有合焉否耶

與趙敬夫慶明書辛巳

僕自來暨陽兩年於茲矣於今乃得覩足下之面豈非篤於實學不求人知之士哉觀足下所注徐庾諸人集皆能直探事始深究詞源本隱以之顯睹指而知歸元

元本本殫見洽聞於此服足下之學旣又讀足下詩古文辭皆有法度其志節超夐風規清峻脫然自出於塵壒之表千百世下當想見其爲人詩格嫺健有風骨書義山詩後七截句闡幽發潛議論特精當不可易序記根極理要能肆其醇駢體文淸麗流轉佳處於宋人爲近夫此數體者或不能皆工而足下又能兼擅其長如是則豈流輩中所易得乎然而足下名不出於鄉里學使者未聞致容而禮焉邑長無有過而式其閭者猶復聚二三童子而課之業脩羊之所入不足當上農夫其處境之困如此此在常人宜何如戚戚者而足下獨守之詣堅養之詣充閉門絕跡不交當世唯以著書自娛

然則足下固不求千百人之知而在乎一二人之知且不汲汲乎當世之知而庶幾古人之我知因以卜後千載下之必有以知我也而何憾焉昔歸熙甫以一老舉人與弟子講學於荒山之濱世固未之奇也後得一有力者推崇之而人始信焉至今無異論以當日之才華氣燄如王弇洲者猶且自以爲不及由是觀之祿位容貌及身而盡士固當爲其不可盡者耳雖然足下自爲計則得矣世有足下其人而不爲之延譽於四方豈非吾黨之過哉先以書通於左右以明區區傾倒之私云爾

與程致堂以道進士書 戊寅

貴鄉戴東原兄僕重其學問與之定交今聞其因祖墳事與賢從兄弟將生嫌郤此固戴氏不肖子孫爲之然其羣子姓中苟少有人心者自不容見其先世百餘年藏魄之所一旦受侵削震驚之患亦漠然袖手緘口不一校計此在常情尚不出此況於賢者在貴族初買之時必不知爲戴氏祖墳之地今則已知之矣卜地以葬求其安吾親也今如所卜之地恐吾先人亦將不安夫利他人有不肖之子孫而吾得乘其閒而取之使吾亦有如是之子孫而人亦得乘其閒而奪之一彼一此其情有異乎否乎賢者愛其親以及人之親其必不肎陵人之親以爲孝也明矣今之堪輿家動以福利啗人僕

素不明此然第以理觀之人方銜哀茹痛積怨含怒不量其力之不敵而必欲起而爲難以求伸其爲人子孫之志事儻不濟而怨毒之氣愈不能平是在我方欲求福乃反以之招怨而犯怒訐訟由之而起釁隙由之而深恐亦非貴族之利也年兄天屬相關誠宜及早調處如其昭然遠見舉地相讓以安兩家之先靈此其於仁智孝慈之道兼備無憾戴氏子孫宜何如感戢也若其勢萬不能已亦愼毋相逼太甚期於兩安而已年兄亦度其所能行者而盡誠以相告焉譬之啓釁而遇水石蟲蟻之害亦將不改卜乎吾之爲此言誠私於戴君然自年兄言之則亦可謂忠於貴族矣佇望覆示

與彭允初紹升進士書壬午

去歲得手書見所著傳記雜文四篇命意高遠毅然以古人自期待不以目前之得失爲欣戚此固與流俗之見殊矣又聞將盡研諸經首先致力於詩以年兄之才之年之境固所優爲第恨不能合幷無由共相劘切耳鄭氏詩譜本有圖今所見者歐陽氏所補者耳然歐公旣自爲書於後乃自謂於絳州得見鄭氏本則圖固未亾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有明刻本俱各置當篇之首今本合而集之爲一卷皆今詩之次第而非鄭譜之次第已此何異朱子易本義元依古本與程傳之從王弼本者本判然不

同後人旣以本義散附於程傳之後爲一書已又復抽出本義單行其次第仍依程傳無復區別凡此皆鹵莽之過亟當正之勿使疑誤後學鄭氏圖於今可得見否江南多藏書家幸爲訪之何如

答彭允初書丁酉

年兄以擬傳二字無本欲改爲行狀前愚作此傳時私念爲大臣作傳乃史官之職非某所敢僭也湯潛菴先生有擬明史稾其書首署姓名擬此雖近時人然文正乃大賢其所行卽足以爲世法是以用擬字且古今文中所用甚廣不獨擬古人也如朱子有擬上封事矣封事可擬傳胡爲其不可擬也則愚之爲此亦非徑屬杜

撰蓋終愈於僭云爾然年兄有言亦不可虛雅意考唐之經籍宋之藝文志皆有爲名臣撰傳而稱家傳者此外又有別傳外傳等名目今愚因其子姓所請而爲之則當標家傳無疑也年兄精於古人行文義法彈射不少假借誠余亮直之諒友也則所自爲文必矜慎可知已乃去年寄來二林居制義一冊閱卷見自序即有大不愜意者夫年兄之深於禪學夫人而知之即已亦不自諱也僕自相識以來至今已二十餘年交情諗熟而未嘗與年兄論禪亦未嘗砭年兄之爲禪誠以造化之奥鬼神之祕未能研究洞徹而於彼家之言又素未嘗參討夫人之質性固有各適其所適而不能自反者古

來禪學中之爲忠臣爲孝子者亦復何限不必槩行抹殺也吾但取年兒之恬潔直諒而已今者以時文詮孔子孟子之言而序乃託於夢中之二境以標明旨趣固已褻越而不尊矣乃一則夢爲老師擁皐比闡義文周孔之教圍而聽者百千人而樂之已又夢爲稚子空山趺坐六根蕭寂五蘊廓然則又樂之何年兒此中之紛而不靜也夫夢成於因年兒有自賢之見而以爲百千人皆莫已若也是以夢之中有此一境也若稚子殆似所云从根者今但未祝髮耳使於斯而詮金剛釋楞嚴也者吾又何責乃今以冠四書義之篇豈其倫哉援儒而入於墨且不可況抑大聖大賢而使之皆出於西方

氏之教則得罪於名教甚大今年兄書來乃以爲此祗
指點文境顯出虛實二機不可以實爲是以虛爲不是
至其自得之實一且不立安得有二云云則愚更所未
喻也夫吾儒有吾儒之虛實彼家有彼家之虛實吾儒
非執有彼家亦自謂非頑空也今年兄乃如鴻溝之截
然畫界而以實歸儒以虛歸釋無論儒不任受卽彼家
恐亦非正諦也聖人曰吾道一以貫之旣以詔曾子又
以喩子貢吾人爲學自當於萬事萬物之理卽身體驗
而尋其所爲一者何在今云一且不立安得有二則明
明是彼家所爲萬法皆空之說而義仍未了更當於此
何下又進一轉才許悟徹耳僕在鍾山不得已而看時

文講時文實非性之所樂以年兄之才沈潛於義理之中以輔經而翼傳何不可自成一書既幸而早離場屋之累矣及髮將須白領復頫首以效舉業家之面貌何屑屑也如欲自愉所樂則吟風弄月亦何在不得吾與點也之趣而必爲是乎年兄欲兼有其樂政恐坐是交喪也文凡若干篇實不能徧讀但首一篇題爲學而時習之文則既見之矣夫必先知所爲學者何在因而時時習之今年兄但有見於時無見於學祇欲教人常惺惺耳中閒唯不可離一語似少近之然云不可離者時也而吾以不可離者習之則仍然捕風繫影專一玩弄精神而未有實地且其後自記云開宗明義不應以小

儒臆說參之則太倡狂無忌憚矣開宗明義四字梁皇侃始以標孝經之首而唐人卽因仍之亦由當時習釋家之言久不復知所持擇聖賢安有所謂開宗也學以明倫為主自書契以來未之或改也而言語動作自幼儀以至於動容周旋中禮無時而可廢學朱子集註自是顚撲不破今年兄所云小儒所云臆說者何人乎是明明指朱子而已矣朱子大儒古今駁難不一其於朱子無傷也而年兄乃肆筆逞臆不顧所安如此卽以前輩而論意見各殊尚當婉約其辭寧謂朱子而可橫詈若斯也首篇如此是以未及徧覽蓋雖有他作之合理者而亦無救於此之離經而畔道矣及得年兄書自欺

數題謂朴實說理正發明洙泗之傳程朱之奧僕因取而覆閱如自古皆有死篇後自記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案此二語本出法華經事本作法字所謂一法彼蓋即指趺坐而坐引而不發爲學徒作指點語今改法爲事列之文後便令人百思不解齊景公篇從聖人老於匹夫不得一民寸土說起聖人豈有此胸襟也夫作四書義代聖賢語氣細意體認猶恐粗而不精有負

當代文明之盛乃年兄駁雜而堅於自信加之貴公子有才學友朋則非素直諒不撓者孰肯以言買人之怨僕觀所載評語皆仿年兄詞意而爲之安知非陽是而內實不然既不欲因此取憎又恐言出而爲士林中

所貴謂故作此種筆墨使見者皆曉然於有所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爲年兄計莫若擇其大害理者亟火之能决然舍其舊習而唯吾儒是從斯大勇也否則愼無爲騎墻之見詩有之涇以渭濁湜湜其沚知言者自能辨之惜年兄以有用之財災梨禍棗爲此不急之務而轉取不韙之名是以面晤時微露其端而不欲著之於文字之閒今旣見詢不可以不盡所懷故輒陳之如右

弟子上元黄自超軼羣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八